

坐轮椅能走

郭爱川 著

多元观

——史铁生作品研究

山西出版社
山西出版集团

坐轮椅能走

郭爱川 著

多万元

——史铁生作品研究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坐轮椅能走多远：史铁生作品研究/郭爱川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9
ISBN 978 - 7 - 203 - 05880 - 9

I . 坐... II . 郭... III . 史铁生 - 文学研究
IV . I 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7114 号

坐轮椅能走多远：史铁生作品研究

著 者：郭爱川

责任编辑：梁晋华

装帧设计：阳 光

出版者：山西出版集团 ·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 - 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 - 4922208 (综合办)

E - mail：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集团 · 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出版集团 ·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14

字 数：252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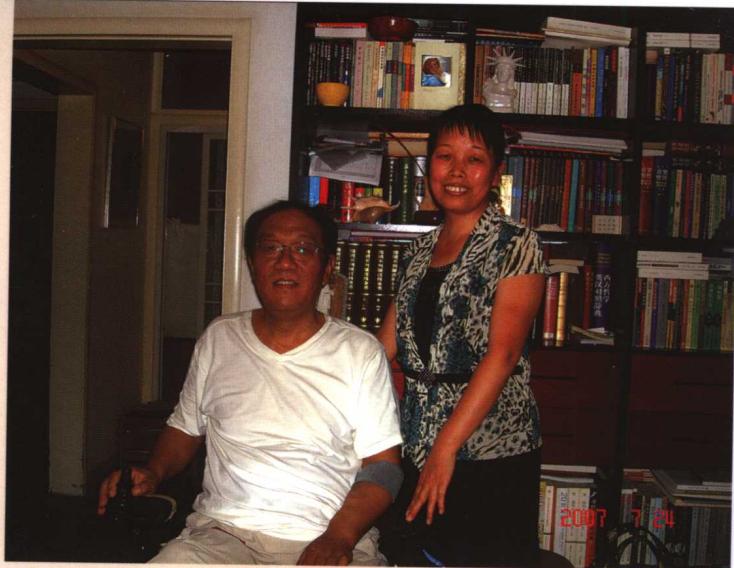
印 数：1 - 1000 册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203 - 05880 - 9

定 价：23.00 元



作者与史铁生合影

作家李锐、蒋韵谈史铁生(代序)

李锐，著名作家，著有《厚土》、《无风之树》、《银城故事》等多部作品。他与史铁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是北京人，同在黄河岸边插队，只不过一个在陕西延安地区，一个在山西吕梁地区，同是文坛上坚守纯文学的作家，同样受到人们的敬重。二十多年的牢固友谊，使得他们心相映、神相交。2006年第4期的《读书》上刊登了李锐评介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的文章《自由的行魂，或者史铁生的行为艺术》，这是他迄今以来写过的唯一评论史铁生的文章。

笔者用了几年的时间研读史铁生的作品，并将自己对史铁生的敬重、感悟与理解记写了下来。在此期间恰好读到了这篇文章，于是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非常希望能够见到李锐老师，不仅因为他是史铁生的挚友，同时也因为他是我们二十多年来一直敬仰的作家。在书稿完成之际，终于有幸来到李锐老师的寓所，和他谈起了史铁生。庆幸的是蒋韵老师那天也恰好在家。

郭爱川（以下简称郭）：我最早知道史铁生是看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对他非常敬重。用了三年的时间看了他的不少作品，也写了一些东西。

李锐（以下简称李）：史铁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特殊的，应该是独一份的。大家的小说呀创作呀，都是有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生活的对象物，史铁生对再现生活没有兴趣，他是形而上的，纯粹是精神性的，抽象的，有特别强烈的宗教感的。韩少功就说过，咱们都在和人对话的时候，史铁生已经在和神对话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里，有这样倾向的，就是史铁生一个人。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还有张承志。他们俩一个是阳刚强烈激烈，一个是这么柔和沉静，这两个人是不同的风格，完全不同的风格。

史铁生比较特殊吧。他也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天天活在生死线上，生和死对于他就是左看看、右看看，就在一念之间，不像普通人有所谓正常的生活。对于他来说，他，我觉得他无所谓生死的截然界限，他觉得每天都可以结束生命，所以说对于生和死的思考，很深刻。他觉得我已经死了半截了，我活的这半截和死的那半截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我。铁生真的是参透了生死。

马来西亚每年搞一个全世界的华语小说奖，请内地、香港、台湾等地的作家当评委，我也担任评委。从我担任评委起，每年都推荐史铁生，他们已经评了四届了还是五届了。虽然没评上，评奖有很多的考虑，比如地区的平衡

呀，我也能理解。我推荐史铁生的理由是，我认为史铁生把残疾人的个别的生命困境提升到一个人类困境的高度。中国的文学家、作家当然不止史铁生一个，中国的文学应该表达这种普遍性，史铁生充当了一个关注普遍人生的角色。

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出过《史铁生作品集》三卷本，《出版说明》中谈到了史铁生的作品体现了一种“对人及人类的终极关怀精神”。史铁生从个体的痛苦再到人类的痛苦，是一个特别大的跨越，在他之前之后，好像都没有他这么明显强烈的。

蒋韵(以下简称蒋)：评他有一个特别难的地方。我也看过一些评论史铁生的文章，有的深些有的浅些，但基本上没超出你们说的这个范围。所有的都在讲终极关怀，其实他也有很软弱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刚才李锐讲了他的生死在每一天都可以结束，我不相信对死他就没有恐惧？这其实可以做一个大题目。表现人的软弱、人类的软弱，他小说中人物有这种角色，肯定有人会承当这种角色。

评论他最大的困难就是，他自己讲得太清楚了，就给别人制造了很大的障碍。怎么能绕过他去？寻找一个恰当的角度进去？要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哪怕是别人说过，但不是很清晰也行，这个很重要。

郭：蒋老师说得对。

李：评同样的作家同样的作品，搞评论的人的区别就在

于不同的角度和高度，我的方法论和别人的不一样，我完全是另外一种角度和方式才行。

要想把史铁生评好，就不是光看史铁生。那要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甚至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大背景。这个功夫做起来就很难。

我这么多年了，只写了这么一篇关于史铁生的文章。史铁生这么多年，我总觉得我不能写。我要说的写的，都是大家要说的话。因为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几乎他的每本书都看过，也经常去北京见见他，聊聊天什么的。《我的丁一之旅》这个作品本身，提供了另外一个讲史铁生的角度。大家都在讲史铁生的宗教性。宗教性不是文学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作家创作最主要的东西。文学不是政治的替代物，同样也不是宗教和哲学的替代物。你在小说里谈多少哲学、宗教，不如读黑格尔、读尼采、读圣经、读佛经。

说起来铁生够苦的。全是他坐在轮椅上在透析之后的工夫里写的。每次透析完以后只能有两三个小时精神、头脑最清楚。一开始一周透一次，后来三天透一次，现在一周透三次，隔一天一次，四十八小时一次。透析一次得八小时。每次透析之间最多有两三个小时精力充沛，可以写点东西。他居然用那个时间写了两部长篇。写《务虚笔记》已经透析开了，《我的丁一之旅》透析越来越频繁了。

郭：他的《病隙碎笔》也是透析期间写的。

李：对对对。

蒋：《病隙碎笔》还算是短的。他那个长篇，我没看《我的丁一之旅》，听李锐说，写得非常自由，根本不像是段一段写的，就是一气呵成的感觉。真挺不容易的。一般人写长篇，把时间零碎割开以后，有时很难找到那种感觉。

李：这个真是铁生拿命熬出来的。

郭：可他一点儿也不悲观。他好像不是人，是神似的。

李：这一点别人都没法和他比，他真的是参透生死了。

郭：我看了大量的评论，有些评论越写越玄乎，挺明白的事反倒越发不懂了。作家写的我看过了韩少功的、周国平的、何立伟的，还有您的，我感到作家写的评论和那些个不一样，特别到位，这可能是作家的心是相通的。

李：我和史铁生是二十几年的老朋友。了解一个作家，不仅是光看作品。听他讲笑话呀，偶然之间的一句话对文学的理解呀，都是慢慢积累的。我有时心里烦了，去北京到他那儿坐坐，听听他闲扯，你就很安静。去他那儿，就像是进庙，出来很安静。我们一块经历了许多。他认识的，我也认识，他也写，我也在写，他的倾向非常明显，生命的意义，说白了，就是两句话，他的全部创作都是在谈第一为什么活着，第二怎么活着才好。理想、关怀、困境呀说那么多，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好。铁生特别愿意用情感的、朴素的大实话去写。我知道，后

来他的宗教东西越来越浓，对这有强烈的兴趣，也阅读了一些宗教的书。

郭：对，是这样的。谢谢李老师，谢谢蒋老师。

(根据谈话录音整理)

目 录

作家李锐、蒋韵谈史铁生（代序）	1
史铁生创作论	1
疾病的恩赐	
——《病隙碎笔》的三度空间	95
务虚与务实的和谐与统一	
——评史铁生长篇小说《务虚笔记》	106
心魂之旅的自由与沧桑	
——评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	117
史铁生的地坛情结	127
纯文学写作的诗意图追求	142
行走在散文的天空下	
——评余秋雨、贾平凹、韩少功、史铁生的散文	152
平和与热烈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与张承志《北方的河》创作个性比较	180
贫穷的乐观者和苦难的承受者	

——破老汉和老瞎子精神象征的深刻寓意	192
命运琴弦的弹唱	
——《命若琴弦》的启示	202
史铁生为什么要写作	208
倾听夜的声音	
——史铁生的死亡观	216
独特的残疾情结	224
苦难的哲学思考	232
史铁生的上帝在哪里	240
让我们一起眺望与坚守爱情	251
寻找幸福的路	262
宗教意识的神圣超越	277
坚忍母爱的审美特征	293
史铁生印象（代后记）	304
附录一：史铁生创作年表	313
附录二：史铁生访谈录	
一个作家的生命体验·张专	323
体验困境·红娟	335
爱的冥思与梦想·陈霖	338
史铁生病中闲谈·何东	358
残缺·皮皮	368
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许庆亮 陈祥蕉	391

像面对恋人一样地写作·申霞艳	407
生命，即上帝在向你要求意义·卜铁梅	415
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李冰	421
站在人的疑难之处·夏榆	427

史铁生创作论

2003年，史铁生获备受海内外华语文学界瞩目的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授奖词中这样评价他：“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是同自己的生命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我以为这段授奖词非常准确而简洁地概括出了史铁生在中国当代文坛中的地位和影响，总结出了史铁生创作的独特个性和人格魅力。史铁生坎坷不幸的人生际遇，使得他比别人多了思考、少了浮躁，他关注着人本困境，在轮椅上苦苦地进行着生命意

蕴的审美思考。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充满了残疾意识，洋溢着深沉的哲理思辨色彩。他对生命的独特感受与哲学思考，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

史铁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1967年清华大学附中毕业，1969年到陕西延安地区插队。1972年因病致残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后在北京某街道工厂工作七年直至1978年，并在此间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80年发表的《午间半小时》当时在评论界引起了轰动与讨论。1983年发表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在如潮的知青小说创作中以清新淡远的风格独树一帜。1990年发表的《我与地坛》淋漓尽致深长绵远地抒发了他的地坛情结，这篇一万多字的散文一发表，立即产生了极大的反响。韩少功评价说：“《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199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可谓颠覆了小说的传统写法，对人生进入了更深更全面的思索。有人评论说，这部四十多万字的小说可谓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宗教哲理小说。2002年发表了随笔《病隙碎笔》，被称为是“2002年度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2006年1月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三十多万字的《我的丁一之旅》，著名小说家评论家李锐称其为是“自由的行魂，或者史铁生的行为艺术”，并说史铁生让读者们看到了一种拯救，这是一种“难以命名的文学”。

1982 年加入北京作协。1983 年加入中国作协。1997 年当选北京作协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史铁生的创作道路异常艰辛，他从 21 岁起被困在轮椅上，30 岁那年患上了严重的肾病，46 岁的时候又患尿毒症，每周要靠三次透析才能维持生命。这是一个靠智慧和思考写作的作家，他的作品每一篇都是呕心沥血之作，给人撼人心弦的深厚精神内涵。轮椅束缚了他行动的自由，却给了他驰骋思想的广阔天地。他由渴望死发展到勇于生，之后又开始探索为什么写作、寻求活的生存动力，一直到了后来的彻悟生命的意义，实现了自己的对生命的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因此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生命、对精神、对爱情、对命运甚至对灵魂等永无止境的追求与探索。二十多年来，史铁生以坚忍顽强的意志和睿智机敏的思想，写下了数十部作品，其中多篇作品获奖。他创作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 1983 年、1984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6 年，史铁生的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浙江《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老屋小记》和《务虚笔记》获得《作家报》1996 年十佳小说奖。2002 年他奉献的《病隙碎笔》，荣获“华语文学传播大奖 2002 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许多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单篇或结集在海外出版。

关于史铁生的创作精神价值，《史铁生作品集》的出版

说明概括得最为精确：“史铁生的创作，首先是他个人生活和精神历程的艺术写生。他曾认定，创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而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本着这样一个基本又崇高的追求，他总是以审美的方式和文学的形式，审视和拷问着世间正常与不正常的灵魂，或为健康的生命而讴歌，或为病态的生存而叹息，作品通体贯注着一种对人及人类的终极关怀精神，从而以其独有的力量感染人和净化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当代文坛纯文学创作的一个典型代表。”^①

所谓的终极关怀精神，就是指关心和关怀人类生存的意义，关心人类生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体现的是一种高远、纯净、形而上的精神境界，是一种超越神圣的精神价值。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始，史铁生把写作的重心转移到人本问题上，开始了终极关怀的精神之旅。这意味着中国作家开始登上了一个新的精神层面。

他对文学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2002 年度杰出成就奖”答谢词中这样说：“我一直相信，文学的根本，是为了拓展人的精神，是要为灵魂寻找一个美好的方向。因此，对于一个写作者，可怕的不是所处迷茫，而是步入虚假。但虚假的相反并不只是真实，因为在一切公认的真实之外仍有着无限的未知和可能，而那最是文学要去探问和有所作为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我不敢说